

欧洲男单崛起，国乒男单失冠

# 男乒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



王楚钦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

羊城晚报记者 吕航

北京时间8月25日凌晨，WTT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在马尔默体育馆落幕。国乒在五个项目中夺得女单、女双和混双三项冠军，而男乒两项则无缘金牌，其中男单更是成为软肋——6人出战仅林诗栋一人挺过前两轮，晋级16强。尽管这是自WTT大满贯赛事设立以来国乒首次丢失男单冠军，但年仅20岁的林诗栋孤身闯入决赛已实属不易。他在男单赛场面对众多欧洲强手的重重包围，身兼三项仍坚持作战，最终成功突围跻身决赛。

## 上半区失守，国乒男单早早退出竞争

本站赛事男单16强中，欧洲选手占据半壁江山，中、日、韩占据7个名额，剩下一人则是巴西名将雨果·卡尔德拉诺。而在林诗栋所处的上半区，由于其他国乒选手接连失利，该半区成为欧洲选手的“内战舞台”——16强中上半区欧洲选手多达6人。

除林诗栋外其余几名国乒男单选手尽管出局原因各异，但集中反映出

目前男单在面对欧洲打法时存在的问题。本站比赛，国乒男单外战成绩为8胜6负，林诗栋一人贡献了其中5场胜利。前两轮5场外战失利中，林高远在首轮以2比3不敌法国选手西蒙·高茨，决胜局9比11憾负，暴露出他正手稳定不足、相持变线能力弱、关键分心态犹豫等问题；向鹏则以1比3负于德国老将奥恰洛夫，曾在次局9比6领先遭逆转，反映新生代选手大

赛经验仍欠缺。

次轮16强赛中，梁靖崑因腰伤移动受限，0比3爆冷负于排名第103位的比利时快攻打法选手拉森福斯，后者本场搏杀成功率近70%；陈垣宇1比3不敌韩国新星吴晙诚，首局慢热陷入被动；小将温瑞博面对雨果时心态出现波动，第4局10比5领先连丢7分，相持段得分率骤降至42%，最终1比3告负。

自雨果在今年4月澳门男子单打世界杯夺冠之后，国乒男单陷入较长时期的低迷，逐渐形成对王楚钦、林诗栋的依赖——5月多哈世乒赛和7月WTT美国大满贯均只有两人晋级四强；8月WTT横滨冠军赛四强中仅王楚钦一人，最终他在决赛不敌张本智和。本届瑞典站，外战胜率92%、对世界前十胜率超82%的王楚钦退赛，其他选手难以支撑局面，导致男单仅林诗栋一人进入16强，表现跌至低谷。

需指出的是，林诗栋本次晋级之路

并未遭遇费利克斯·勒布伦、张本智和、安宰贤、雨果等主要对手。从半决赛对阵西蒙·高茨起，他一路跌跌撞撞；决赛面对莫雷加德，前4局多次关键分处理犹豫，最终痛失好局。

纵观近两年外战，20岁的林诗栋稳定性仍有不足：澳门世界杯决赛1比4溃败于雨果，多哈世乒赛单打、男双、混双三项均止步八强。他对三大劲敌的战绩亦不理想：对张本智和1胜5负，2024年亚锦赛决赛、2024年WTT福冈总决赛、2025年WTT美国大满贯半决赛遭三连败；对雨果0胜2

负，世界杯决赛第三局9比7领先时连续正手失误崩盘；对菲利克斯·勒布伦1胜3负，2024法国冠军赛半决赛0比4完败。

首轮赛后，日本媒体称“中国男乒陷入危机”，指出张本智和、户上隼辅等人通过技术革新，已基本适应国乒的前三板压制。而在欧洲选手云集的上半区，奥恰洛夫、西蒙·高茨等老将凭借经验和针对性战术屡屡实现逆转：以拉森福斯为代表的新生代选手，则以提速搏杀打法持续冲击国乒的传统快攻体系。

## 男双7站无冠，配对仍在摸索中

台北组合林昀儒/高承睿，在决胜局中成功实现逆转，大比分3比2晋级，展现出一定抗压能力。

不过，两对新组合目前的比赛样本过小，成效仍然有待实践检验。而在世界范围内，“外协”主要竞争对手已逐步确立了在本周期内的稳定组合。比如日本拥有张本智和/松岛辉空，韩国则拥有世乒赛冠军组合林仲勋/安宰贤，法国拥有在WTT美国大满贯夺冠的兄弟组合菲利克斯·勒布伦/艾利克斯·勒布伦，德国组合邱党/杜达同样在横滨冠军赛斩获男双冠军。

反观国乒男双已连续7站国际赛事未能夺冠，“冠军荒”已超过140天。上一次男双冠军还要追溯到今年2月新加坡大满贯，由林诗栋/王楚钦

夺得。此后多哈世乒赛两对组合均无缘四强，创国乒50年最差战绩；WTT美国大满贯王楚钦/梁靖崑半决赛不敌勒布伦兄弟。包括斯科普里、卢布爾雅那、萨格勒布等多站挑战赛，国乒不断尝试新组合，却始终与冠军失之交臂。
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重夺男乒统治力也非朝夕可成。WTT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国乒男子项目全军覆没，使问题集中暴露——当前最紧迫的，是加强对欧洲男单选手的战术研究。巴黎奥运会男单领奖台上，站在樊振东两侧的是法国菲利克斯·勒布伦和瑞典莫雷加德，这标志着男乒世界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：中、日、韩东亚对抗渐成往事，欧洲选手崛起必须引起高度重视。

# 风铃响处

□邵文杰

北京的初秋，天色澄净如一方新砚，蓄着极淡的玉色。风自西北来，掠过鼓楼檐角，铁马轻撞，缺一拍。屏息，以指腹轻触栏杆，恍若触及母亲腕上旧罗马字盘，缺了秒针，是我初领薪俸为她所购。表盘映出纸伞，伞面漆漆作“无远弗届”，行楷温厚，墨中掺了夜合花汁，甜意极轻，似一句未出口的低唤。伞柄虽藏发丝，却未撑开，今日无晴无雨，只任初秋的光斜照，将人影叠作新裱绢本，旧墨未干，又染微凉。

母亲不在身边。癸卯年腊月廿六，河南淮阳老宅的七株桂花落尽最后一粒金屑，她便在那阵香中安详阖眼，无疾而终，享寿九十二。临终前日，犹伏案誊抄《古文观止》，笔驻《归去来兮辞》“聊乘化以归尽”之“尽”字末捺，轻轻挑出，似为我留下半瓣未写完的花。那日薄暮，我独自抚净她的书桌，砚中墨痕未干，如一泓不肯结冰的湖水。将狼毫插回笔筒，笔杆上浅浅牙印，是她年少时咬下的痕。

暮色垂落，鼓楼如埋藏七百余载的花雕，坛身覆满尘埃，却掩不住内里愈醇的香。我拾级而上，指尖掠过砖缝间一茎紫花地丁，花瓣微卷，沾露，犹含旧年雨意。母亲生于淮阳龙湖之滨，一生未远行。壬申年初秋，我初携她来京。此后三十一年，她随我居于东城小院，将故园桂香糅入京华秋风。去年忽念淮阳，言金桂丹桂候她点香，执意南归。我留下小院一撮土，替她守着皇城的风。

风又从西北来，掠过钟楼檐角，铁马轻撞，缺一拍。屏息，以指腹轻触栏杆，恍若触及母亲腕上旧罗马字盘，缺了秒针，是我初领薪俸为她所购。表盘映出纸伞，伞面漆漆作“无远弗届”，行楷温厚，墨中掺了夜合花汁，甜意极轻，似一句未出口的低唤。伞柄虽藏发丝，却未撑开，今日无晴无雨，只任初秋的光斜照，将人影叠作新裱绢本，旧墨未干，又染微凉。

故园西北角楼在夕照中浮起铜绿，檐角悬一枚银杏，叶未全黄，边沿已透一线赭金，如旧时官绢上裁下的残卷。我欲伸手，忽记母亲言：“让它在风里再飞一回。”她少时在淮阳老宅，每至深秋，总携布囊拾银杏，焙干研末，和以龙湖初雪，封坛三载，方得“秋酿”。启封之日，香透四邻。去岁此时，她信中说：“坛已空，树还在，你替我拾一枚，埋于什刹海老柳根下。”

风过，那叶在铜色檐角轻轻一颤，似敛羽的蝶。遂俯身拾起阶前一叶，叶柄犹存余温，若母亲掌心最后一点暖。我将它纳入袖中，如藏一封未启的信。角楼下御河水缓流，水面浮着几片碎金，似谁失手打翻了旧妆奁。蹲身，指尖探入水中，凉意顺指而上，如母亲为我系扣时，冰凉的指尖轻触颈窝。

后海的夜色掺了桂香，却非真桂，是母亲旧年寄来的干花——淮阳丹桂与金桂，三蒸三晒，蜜渍封于白瓷罐。罐身题

“花酿”二字，行楷温厚，乃母亲手迹。循香至银锭桥畔，见一舟自横。舟尾立一少女，月白立领衫，腰束绛绡，手执青筒，筒尖点水，如蜻蜓剪浪。舟首乌篷小炉煨着砂铫，粥香如雾。少女隔舟轻唤：“耶先生？老夫人前年嘱我温粥，三分苦，七分甘。”声清婉，带晨起磨豆浆的微哑。我颌首，未取粥，只道：“替我谢过厨下，老齿虽甜，留一分龙湖水便好。”粥香袅袅，与后海夜色交融，竟似母亲当年手植的老桂，在风中轻轻翻动枝叶。少女听罢，垂簾一点，小舟离岸尺许。背影渐融于灯影，如一幅被水洇湿的工笔，唯余那点绛绡，在雾中晃成朱砂。

胡同老柳的枝条似内嵌温感丝，遇寒自绿，遇暖转黄。折下一缕，绕指成环，忆母亲语：“柳可再绿，人难再少。远行带着它，就当带着淮阳。”旧居院门半掩，铜环已绿。推门，海棠犹在，花期已过，枝头悬几粒红果，如未写完的诗行。触那果实，指尖沾一层薄霜粉，凉意极轻。母亲旧居窗下，曾有一口花砖小井，沿生青苔。她在京的三十一年里，常临井梳辮，辮梢桂瓣随水波轻漾。今井已封，苔痕愈厚。将柳环轻置井盖上，似替母亲将最后一缕青丝归还尘土。苔痕间，一只蜗牛缓缓爬行，留下银亮的迹，如母亲少时银簪划过发间的光。蹲身看它一寸寸爬过“花酿”罐底，似在替我丈量淮阳至京华的路。

## 猫看见夜的村庄

□李集彬

一只猫懒洋洋地躺在屋顶上，屋顶上暖融融的，猫卧在那里眯着眼睛惬意地晒着太阳。正面晒够了，又翻过身来晒肚皮，晒得浑身发烫，然后呼呼大睡。

猫半夜醒来，醒来的时候村庄已经入睡。它站起身，打个呵欠，伸个懒腰，舒展一下四肢，站在屋顶上瞭望：天空黑沉沉的，辽阔无边，月亮隐去了，只有远处几颗星星在霎眼。牛羊入圈，鸡鸭

归巢，鸟儿在树上睡着了，只有狗还坐在门前，警惕地睁大眼睛四处张望。孩子们进屋睡了，灯光犹如天上的星光一点点熄灭，喧闹的村庄慢慢静了下来。

往年这时候，粮谷满仓，老鼠们成群结队在村庄里窜来窜去搬运粮食。为了抓老鼠，猫每天都要奔跑、上树、扑腾、跳跃。现在粮仓废弃了，老鼠们只好从村庄撤离，从猫的视野里消失。猫

整日趴在太阳底下眯着眼睡觉，在村庄里游荡，无所事事。

灯光全都熄灭了，村庄里安静极了，猫坐在屋顶看星星，看厌了，干脆闭上眼睛。闭上眼睛的时候，它听到村庄里各种细微的声音：有风从稻草上刮过，呼呼地响；有果子成熟了，从树上落到土里，啪嗒一声；有鸟雀被什么惊醒，叫一声又睡着了；有牛闭着眼睛，把白

天忽匆匆吃进肚子里的草吐出来反复咀嚼；有狗看见什么的影子，狂吠；有男人在夜里翻身、磨牙、吃语，床板压得吱呀呀响；有小孩梦见白天在稻埂上打闹，哈哈笑一声。

睡了一天，半夜醒来，猫从这一家屋顶走到那一家屋顶，从村庄的东头走到村庄的西头，逡巡转悠，不知疲倦。走累了的时候，天边泛出鱼肚白。

## 落花结缘

□刘荒田[美国]

每天大早，我驾车去社区健康中心游泳，爱把车子停在一个特别的位置——曼陀罗树下。这种乔木虽矮小，却开硕大的暗黄色花，长近一英尺，疏疏落落地吊着，形状酷似小号，但我没有由此想到管乐团，却以为这里和农家的丝瓜棚相近。我尽量让车头靠近边沿，让十来朵花悬挂在挡风玻璃前。停好车，不愿马上离开，对花凝视。

春天，街旁的桃花开得灿烂。下班的人回到家，把车子停在桃树下。大风起，纷纷扬扬的桃花落在车身上，愈积愈厚。第二天早晨，路人惊讶地靠近，东摸摸，西瞄瞄，狗在车旁又是嗅又是跳，要弄清楚花里藏着什么。车主人苦笑，摇头，回到家里拿出一把扫帚打扫。眼看

要迟到，上车，发动引擎，一溜烟开走。花瓣陆陆续续被颠下，路面多出一条吸引蜜蜂的小径，这就是现代版的“踏花归去马蹄香”。

金门公园里当令的并非桃花，也不是动不动开成大片轻云的二重樱，而是紫玉兰。紫玉兰形状如酒盅，一朵有拳头大，浓艳的紫色。厚瓣难以贴近车身，碰巧昨夜露浓，花瓣落在车上，被露水牢牢地粘着。我晨跑时路过一个接一个的紫山包，车顶上的花，花瓣外翻，宛若锦鲤的鳞片。一个姑娘走近她的爱车，只把挡风玻璃上几片遮挡视线的花瓣拿下，放在车顶上，喜滋滋地把车开走。目送一座几乎完美的“花坞”远去，我封她为自然主义诗人。

有比较，方晓得可贵。美国旧金山为1915年太平洋博览会而兴建的艺术宫，一向是全球游客的热门打卡地，更是本地新人拍婚纱照和办婚礼的理想场所。倒映着拱门和罗马圆柱的湖，波光粼粼，引人流连。尤其吸引我的是湖畔的草坪，堆积起的白色物体，雪似的，蓬蓬松松，我断定是落花。殷勤的海风把散落波间和水涓的花聚集，堆积，成为抢眼的背景。然而，我走到近处，看清了，全是鸟的羽毛，失望之极！事后自问：羽毛不也难道可贵吗？只有白羽毛才有入群的资格，这筛选已够神奇。不过，到底心有戚戚焉，为了“花非花”的缘故。

落花与城里人结缘，远比与汽车容易。难忘数年前的春天，我在故土的古镇居住。小区外的河涌旁，栽着两排紫荆树。春风温暖的日子，连成一片的花开成云蒸霞蔚的海。我在桥上忘情地欣赏着，同时呼吸醉人的芬芳。两个孩子在树下嬉闹，听到妈妈呼叫，笑着钻出来，浅绿色衣服上挂满鲜艳的紫瓣。恍惚间，她们是花的化身。



红棉璀璨（国画） 温启贤